

## 祖宗菜

何谓祖宗菜?祖宗辈就喜欢吃,一辈辈后人喜欢吃,吃到现在还吃不够的菜。

在靠岛面海的一个渔家饭店里,七八个人围桌而坐,一大钵炖鱼端了上来,放到桌上,还冒着热气,鱼的鲜香在桌上弥漫。

老板说,来,尝尝老祖先的菜。是一钵鲈鱼炖粉条。也就有了故事。老板老爱好吃这口,他爷爷也好吃这口,怎么都好吃这口?他爷爷说,当年,他爷爷的爷爷那时候,就好吃这口。一家六代人,都好吃这口鲈鱼炖粉条。老板四十几岁的样子,以此推算,他爷爷的爷爷的那个时代到今天,该有100年了。

老板的爹,老板的爷爷,还有老板的爷爷的爷爷,都当过船老大,祖宗菜,是在船上诞生的。

守山吃山,守海吃海。船在海上,行也好,锚也好,使船人立在水上,前后左右,都是水,海就是家。那么,100年前,为一条大鱼下了网,那鱼,侧扁,背部隆起,脊青灰,两侧和肚腹银白,鳍上有几颗黑色斑点,自然是鲈鱼了。他爷爷的爷爷那一代人,把鲈鱼从海里捞起,渔家人,吃鱼,不需清洗,直接刺成块,入锅,舀一筒海水,倒进铁锅里。有盐,随手撒一点点,没盐,大火点起,清炖。

鲈鱼喜在咸淡水交汇的地方,靠岛西望,是大洋河入海口,东望,是鸭绿江入海口,一河一江抱200里海面,正是鲈鱼喜欢的地方。那个鱼,个大,二三尺的多得是,大个的重达十四五斤。百年前的那条船上,大火

烧得正旺,锅里蒸气缭绕,船上满是鱼鲜味儿。如此,小火慢炖,开锅,鱼就是饭,饭就是鱼,大口吃肉,大口喝汤,吃饱了喝足了,再下网。

雨天的爷爷的爷爷百年前在船上炖鲈鱼时,放盐了吗?老板不知道,他只知道,在以后的日子里,他的前辈常常在船上做鲈鱼,和以前一样,把鲈鱼放在船板上,不需清洗,直接刺成块,入锅,舀一筒海水,倒进铁锅里。只是,有盐,随手撒一点点,没盐,大火点起,清炖。

饭店老板的爷爷的爷爷百年前船上炖鲈鱼时,就放入粉条了吗?饭店老板也不知道,他只知道,他小的时候家里炖鲈鱼,是一定要放粉条的。也许,就是一代代渔家,在一次次炖鲈鱼的过程中,有意为之也罢,机缘巧合也好,反正,粉条和鲈鱼炖到了一起,这一炖,就炖过了百年,这一次,又端到了我们这几个外来人的面前。

由于渔家老板的故事,我先夹了一根粉条,入口,滑,嫩,更重要的是,有鱼的鲜香味道;再夹一口鲈鱼肉,挂着欲滴的汤汁,黄白,嫩,在筷头上颤。

还有,喝一口鲈鱼炖粉条的汤,一种独特的浓鲜,绵软而清爽。不过是一种常见的鱼,不过是一把更常见的粉条,到了靠岛,一路从船上吃到渔家的炕头上,从百年前吃到了今天,吃到了渔家饭店的旋转餐桌,吃成了百年的美味。

下一次到靠岛,希望还能吃到这祖宗菜。

## 读书

明代《小窗幽记》里有句话说得颇有趣味:“闭门即是深山,读书随处净土。”

雨天的爷爷的爷爷百年前在山上,此时空气澄明,鸟鸣清脆,天地俱静,无人打扰。

一个人的山里,有烟岚雾霭气,还有许多植物。那些植物,长在《诗经》里,挂在唐诗宋词中,攀爬在李时珍《本草纲目》里……深山里的植物,我大多不认识。在山中,有一种叫覆盆子的植物,若不是伸手去触碰那一圈用茅草做的鸟窝,手被藤刺划破,还不知道草从里有这样的植物。覆盆子的果子真红,红得鲜艳,在浓绿丛中显得好看。

闭门闲读就是逍遥在一个人的山水,其间,有江山万里。

读宋画,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青绿色调中,有湖上的渔船,结队进山的村民,山下缓缓行走的马队,苍松掩映的瀑布……画面上江水浩荡,浩渺天际,应是南方水色;而群山起伏,略少平原,危峰高耸,却是北方风景,亭台水榭,寺观

## 逍遥在一个人的山水

王太生

庄院,舟楫亭桥,村落水碾等,是那么的繁复而又融洽。

山中有高士。我在云深不知处的一棵如盖大树下和一块大石头上,与他们邂逅。

一位是唐庚。他的《醉眠》诗吟:“山静似太古,日长如小年。余花犹可醉,好鸟不妨眠。世味常薄,时光算已便。梦中频得句,拈笔又忘筌。”他感慨,山中寂静好像漫长,过一天就好像度过了一年。依然还有些花朵开放,使我还可以在醉酒时赏花;鸟儿婉转的啼鸣,并不妨碍我安眠。尝尽了人世滋味后,我掩上了门扉,这时节躺在竹席上非常适宜方便。经常在梦中想出优美的诗句,可当拿起笔时,一拍脑袋,却又忘了,不知道该用什么语言。

静心读书,为何说是如入深山?我在诗中找到答案。

闲适的日子,诗人在山林环抱的居所中独酌,空山幽静,不闻人声,宛如置身于冥冥的太古时代;时间仿佛静止、凝固了,不再流动。这里的一切,让人恍惚有隔世

之感。既无尘世的喧嚣和纷扰,又无名利的追逐和与日俱增的忧患,一切都显得悠然怡然。这些,都是在读书时,头脑和内心所产生的奇妙幻觉,看得见青山,听得到鸟鸣,人在其间,喜忧皆忘,身心轻盈,神态怡然。

一位是罗大经。他在《山静日长》里说:“余家深山之中,每春夏之交,苍苔盈阶,落花满径,门无剥啄,松影参差,禽声上下。午睡初足,旋汲山泉,拾松枝,煮苦茗啜之……”老罗把家安在深山中,苍翠的苔藓生满台阶,落下的花瓣铺满小路,没有人来敲门打扰,唯有松树的影子斑驳不齐,地面和空中不时传来鸟儿的啼鸣。中午刚刚睡足,便打点山泉水,捡几根松树枝,煮苦茶喝它。兴之所至,读几篇《周易》《国风》《左氏传》《离骚》《史记》以及陶渊明、杜甫的诗,韩愈、苏轼的文章。然后,或不慌不忙地走在山路上,捡拾松树枝子,或躺在茂盛的草地休息。

雨天闲读,与雪天不同。雪天有大雪封门,哪儿也不得去,不如关上门,围炉而读。雨天闲读,气

温不冷也不热,不像冬天那样缩手缩脚,可坐读、卧读、窗口读、檐下读,也是那种所谓的情景式阅读。

除了雨天和雪天,夜晚的闲读,也是一个人闭门,远离尘嚣。深山多幽谷,让人心静。此时,看看写写,随手翻书,信笔涂鸦,是怡情,亦是享受,一如坐在农家山坞品新茶。

当然,深山闲读,如沿着一条溪流反向入山,越往深处走,越能够发现山里有众多或寻常或不寻常的被掩映的景致。此时,闲读的快乐是翻开尘封的历史尘烟,让人感慨、叹喟、怀旧、拍案和惊奇。人在山中,奇石清溪,廊桥修竹,风俗人情召唤你,而当走近它时,你会发现,那些曾经存在的人和事,都已走远,只定格为面前的一抹印记,淡如一缕轻烟。

闲读之旅,是人山、看山、读书、品山。手捧一卷书,一脚跨进深山,心便不急不躁,澄明安静。

闭门就是遁入深山。生活在现代城市中,走入山中,就是遁入山中,那里有青草的气息、天籁的声音、一片湖在微微呼吸。

## 微小说

## 给我个理由

张凤凯

看到冯辉发到群里的质问,赵湖的心里也开始嘀咕起来:冯辉问得没错,一个老太太,一个月怎么能用这么多电费?确实有点奇怪啊。

赵湖看了看冯辉发这条微信语音的时间是早上5点10分,陆续地,“电力便民服务”微信群里大家开始议论纷纷。

“赵经理,我家这月电费158元。我在沈阳打工,家里就我老娘,她能用这么多电费吗?”冯辉的声音里明显有质问的怒气。接着,是冯辉发的手机短信催费截图。

网名“会思考的鱼”说:“电价按5角钱算,一个月得用316度电。按30天计算,平均一天用电十多度……一个老太太,干啥用这么多电?这里面确实有问题。”

“赵经理,这么多的电费,得给我一个理由吧?”冯辉问。

赵湖想了想回复说:“冯辉,电表应该不会抄错。我们俩私聊吧。”他了解一下具体情况。

冯辉说:“群里没有外人,我的疑问也是大家的疑问。赵经理,你这个群主不用藏着掖着,你能解释清楚,我掏钱,大伙更服你!”

赵湖说:“你别急,我忙上手上的活计,就把这件事弄清楚。”

当赵湖带着工具箱,骑着摩托车往靠山屯赶的时候,天已经擦黑了。傍晚的靠山屯空旷寂寥,一趟街也没有几户点灯的人家。屯子的房屋隐没在树林中,风吹树枝摇曳,灯光若隐若现。

冯大妈家是灯火通明。

赵湖先在冯大妈家院外的电杆前打开表箱,查看电表。那电表指示灯冲他眨着眼,仿佛在说:正常,正常!

他又用手电照着看进户线。这电线要是磨破处或者打火花,夜里看得更清晰。可是,他顺着线进了院,一直到房檐下,那电线带着绝缘胶皮,光滑得发亮,并无破绽。

那问题可能就出在屋里,赵湖在心里暗暗判断着。他往屋里望了望,看到冯大妈正侧身看电视。赵湖敲敲门,走进了冯大妈的屋里。

电视的声音很大,冯大妈正盯着电视,不停地用遥控器调台。

赵湖拿出手机,进群,点开“按着说话”功能,按着,和冯大妈说话。

“大妈,您老咋总看电视呢?”赵湖大声问。

冯大妈揉了揉眼睛,看清进来的是赵湖,眼睛一亮,接着又黯淡下来。

“小赵啊,不瞒你说,大妈睡觉电视都点着。屯子人能和我唠嗑的都走了,整天没人跟我说话,我就看电视里的人,听里边的人说话。”

赵湖又问:“大妈,屋里屋外的灯咋全点着呢?”

冯大妈说:“家里就我一个人,关灯害怕。外屋灯要是不点着,起夜时容易摔倒,门口的灯是给冯辉留的,

万一他半夜回来呢?”

赵湖环顾一下屋里的摆设,发现柜盖上的电饭锅保温指示灯还亮着。他说:“大妈,饭煮好了,得把电饭锅从插座上拔下来。”

冯大妈说:“可别拔,插着电,大妈就不会吃冷饭了……”

赵湖明白了。

微信群里,大家都听到了赵湖和冯大妈的对话。群里一片寂静。

过了一阵,“会思考的鱼”说:“我家也是这样,我爹拿完东西,老忘关冰箱门。他一个人在家,哪月电量都100多度。”

冯辉有点难为情,也很着急。他问:“赵经理,那咋办啊?”

赵湖在冯大妈家外端详了一阵,回复冯辉:“我给大妈在炕头安个开关,晚上睡觉前,她一摞开关,电就没了。醒了再摞,电就来了。”

“这个方法好,节电安全又方便!”有人说。

“你费心了,赵哥。”冯辉说。

赵湖拿来工具箱,开始接线、安装开关。安好了,赵湖告诉冯大妈怎么用。

冯大妈连连道谢,“小赵啊,你这个电工啊,真贴心呀。”

赵湖在群里说:“冯大妈的事情解决了。可是,像冯大妈这种情况的老人,还有一些……这个方法,只能解决浪费电和用电不安全的问题。解决留守老人的困难,安个开关远远不够。”

“会思考的鱼”说:“留守老人的问题确实是个大问题。”

赵湖说:“冯大妈这儿,我会常来照看的。”

“可是,咱屯子得有十多户这种情况的,都靠赵经理,也照不过来啊!”有人说。

“咱这个群,是赵经理方便大家用,也可以方便大家互相帮助嘛。我今天在屯子呢,一会儿我就去有老人的人家串串门儿,有困难就帮帮。”“会思考的鱼”说。

“帮不了就在群里发消息,大家想办法。”

“对,大家齐心协力,没有困难过不去。”

“那就排班儿,谁有空在家,就报个名……”

群里像烧开了水,沸腾了。大家都很高兴。

“节假日我包了!”冯辉大声说,“再忙,我也会回屯子。”

赵湖发了个微笑的表情,说:“那我不闲起来了?”

“你可闲不着,你是光明使者……”“会思考的鱼”说。

“我还是24小时开机,随叫随到。没人叫,我也会常来。别忘了,我是群主啊……”

离开靠山屯,赵湖看到高远的夜空中,一轮明月正散发着皎洁的光,将大地照亮。



## 节气风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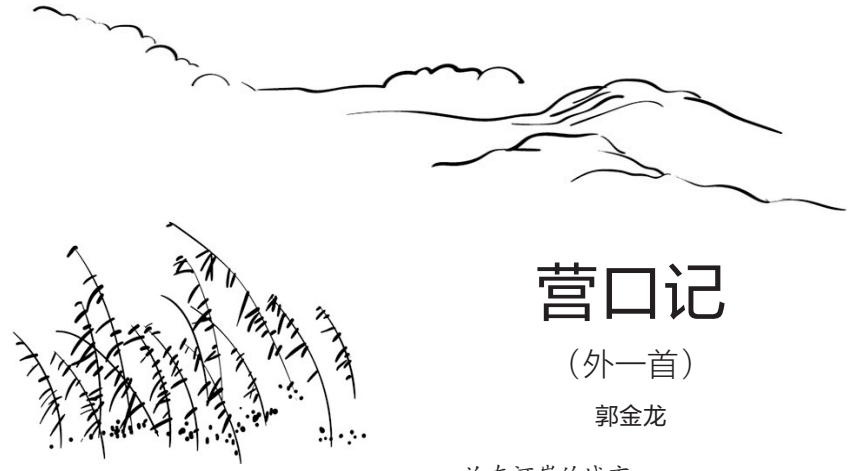
## 立秋

郭宏文

立秋“沙沙”的脚步声,是穿过大暑的闷热传来的,节奏明快清朗,音息铿锵真切。山屯人喜欢这种“沙沙”声,更盼望这种“沙沙”声。秋在山屯里一落脚,天空的云朵就换上了洁白的纱裙,树叶也经风儿吹拂变得心情舒畅。“沙沙”的声响,攻克了盛夏闷热的城堡,用凉爽撞开了农家的院门。山屯人欢迎秋的到来,盼望一个收获的季节的开启。

听到立秋“沙沙”的脚步声,母亲笑了,笑得温馨而灿烂。她走到我家堂屋的一角,在一个黑色的坛里,拿出一块四四方方、肥瘦分明的咸肉。这块肉,是母亲端午节的时候腌进坛里的。母亲把肉切成均匀的方块儿,然后放在锅里。当一碗香喷喷的咸肉炖土豆端上桌时,瞬间就燃亮了我的眼神。母亲把肉块夹到我们碗里,让我们趁热吃。她和蔼地说,立秋吃块肉叫抢秋膘,抢到了秋膘,身体也会棒棒的。立秋这天,我们还可以吃一顿母亲包的菜馅大饺子。

立秋到来,知了的鸣叫更加清亮,它们选择高大的树冠作为表演的舞台,而刚刚登场的蝈蝈,则选择不高不低的荆棘作为表演的舞台。蝈蝈无疑是立秋时节最勤奋的音乐师,它们从早到晚不知疲倦地歌唱,曲调悠扬,音色亮丽。我喜欢蝈蝈的鸣唱,常常一个人蹲在荆棘边,静静聆听。我窥视着蝈蝈翠绿的肤色和胖墩墩的体态,充满无限的好奇和由衷的喜悦。我想让它到我的宅院里鸣唱,我找来一根粗细均匀的秫秆,做了一个精美的蝈蝈笼。在南山根的荆棘上,我选定了一只可心的蝈蝈,小心翼翼地把它装了进去。为了让它在我



## 营口记

(外一首)  
郭金龙

泊在河岸的城市  
从天空俯瞰大辽河  
那一双深情注目的眼睛  
抵挡不住,大地的呐喊

这个日子和许多日子一样  
辽河老街,古老的渔市  
令人难以忘怀  
我理所应当大度一次

我送你来势凶猛的河水  
激情澎湃  
意志,顺流而下奔流到海  
我送你如丝的细雨  
滋润焦渴的河岸  
风也温柔,草色遥看

我送你一树新绿  
从飞翔的鸟浪,到沉重的炮台  
河海歌唱  
一部传奇的童话

我送你青春岁月  
河上启航的汽笛,久远的回声  
人生不老  
让浪涛说话,梦也开花  
我送你一片片楼宇  
伸展着无边无际的梦想  
在浓重的乡音里挺拔

我送你大刀阔斧的写意  
从辽河大街,到渤海大街  
星月轮回,在潮起潮落中龙骨重现  
一座城市的名片

## 老街

一条街市在古老的河流里  
搭乘河边的芦苇上岸  
许多日月年轮  
在打鱼人的网上  
滴落精美绝伦的光影  
以及湿漉漉的童年  
那条街是不是老在了岁月里流浪

一条街,曾经的渔市  
那时,河水清澈  
河岸边种满大豆高粱  
直到满是海腥气和河腥味儿  
就有了二板钉,西湖沟  
还有一些土得掉渣的称呼

再以后,城市不断长大  
老街,不只是一个名字了  
难忘的历史  
深深浅浅的脚印  
总是在梦里和我说话



本版插画 董昌秋